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譜卷

十五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養

謄錄監生臣吳璠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五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邨

柏舟

柏舟不類于凡舟之之水而無所用則亦泛其流耳以
興賢者之在人國置而弗用則憂讒畏禍不得不隨波
以逐流也然而豈敢置君國于膜外哉耿耿不寐實有

切已之隱憂焉雖有旨酒不得以教以遊而讒言且日進矣

鑒所以茹物而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兄弟我所據而我
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適以逢彼之怒我真惘惘
矣哉兄弟指小人怒則羣起而攻之三章遂言受讒之
故

夫我心雖匪鑒也然而匪石也不可轉也匪席也不可
卷也我之威儀棣棣猶是中規中矩不可選以隨人豈

因彼一怒而改其常度乎

唯其如是而我之憂滋甚矣既獨立而無偶自取慍于
羣小覲閔多而受侮不少未嘗不寤辟之有標也憂心
悄悄非但畏讒正以憂國寤辟有標非思改節正以憂
公

我無所訴訴之于日月日居月諸胡不長明而迭微則
有時固不可控愬矣煩寃蘊結如彼不浣之衣積垢在
身不可湔滌而一新也安能假羽翼以奮飛使得一至

君所而申雪之乎

綠衣

綠衣也而忽黃其裏則將黃其衣矣黃其衣則將黃其
裳矣心雖憂而無益曷若已且亡哉

章一二

綠兮絲兮是

女所手治而甚明兮同是絲也而治之為綠治之為黃

我思古人正名定分蓋使之各相安而無相訛兮

章三 締

兮綌兮妻其以風過時而成棄捐古之人未嘗有之今
則然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所以刺莊公者何其婉也

燕燕

石磻之謀州吁也以陳為援戴媯之歸陳不無力矣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則其平日之勉戴媯而欲甘心于州吁者殆非一日故稱其秉心之塞淵而遠送于野其執手丁寧豈直為婦女態哉詩之可以補史也如是

日月

此與下終風皆追念莊公悲其言之不聽也蓋嘗對日月以矢誠望古處以規正不謂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

邦國胡能有定乎當其時寧不可惠然顧我耶

三章言德音又曰無良者言彼之所稱為德音實皆無良之言也指嬖妾而言之

末章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言父母畜我之深恩初不料我之有今日也苟其有知應念其畜我之不卒矣報我不述言莊公所報之言不堪盡述于人

終風

借終風之暴比莊公之喜怒無常笑而譖浪且傲匪笑

而實怒矣中心焉得而不悼乎

終日之風未有不霾者也則雖惠然肯來而忍見其霾
哉莫往莫來言其往來無定是以悠悠之思與日俱長
也

霾則曠曠則陰且雷昏戾恣睢無所不至也願言則嚏
氣噎則生孰嚏也

擊鼓

州吁以諸侯之兵伐鄭以告于宋無平陳與宋之事其

伐鄭有二一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一敗鄭徒兵取其禾以還亦未嘗曠日持久如詩所云也且詩云土國城漕考春秋閔二年戴公渡河而廬于漕僖二年文公又城楚丘使漕既城不城楚丘矣諸家皆以為疑同年友姜炳璋曰州吁連陳伐鄭推宋為主平陳與宋者連合陳宋之謂兩次雖俱未曠日持久方其踴躍用兵必不能先計往返之速如是所以有居處喪馬死生契濶之悲居無宮室即謂之廬不係乎有城無城先城漕而復城

楚丘為遷都計也何疑為州吁之詩

首章言其殘民以逞或城漕或伐鄭踊躍無前之狀二章猶望其歸三章恐其不復能歸也彼將于是為居于是為處阻兵而安忍則將爰喪其馬為敵人之所騎矣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敵人之馬充斥于林中而身命其可保乎下章遂以長訣其室家

凱風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既已改嫁則義與父絕

非小過矣蓋不安其室而七子作此以自責欲嫁而中止故曰小過也詩無母嫁之意甚明

凱風自南棘心吹而天天可以人而不如棘乎母氏劬勞凱風之吹棘也

凱風之吹棘俄而成薪矣我母氏之聖善撫我七人竟無一之為令人何以為人子哉

寒泉之在浚者一而汲之甚衆猶母唯一身而待育者七焉母氏其勞苦矣敢不思而自奮乎

黃鳥之好音猶能悅人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誠鳥之不若也自責自恨真孝子之言

雄雉

春秋隱四年衛宣即位明年衛人入郕十年與宋入鄭伐戴瓦屋之盟及鄭平矣又與陳蔡從王伐鄭既為鄭敗又與齊鄭謀魯魯桓求好于桃丘弗遇卒來戰于郎前後反覆貪求伎害莫此為甚詩殆作于此時

詩人托為婦之念夫以刺衛君之構兵而勞民前三章

道思婦之情末乃指其因收害而起釁爭因貪求而召
構怨動輒得怨以致檉杌而不安也不敢斥言君故以
責之百爾之君子

雄雉取其善鬪故以起興為國事阻而曰自貽者以勇
敢而選從軍不啻夫人之自召也指其夫實以指其君
首章已露本旨矣

匏有苦葉

此詩二章言雉鳴求牡三章言雝雝鳴鴈非刺淫而何

但序指宣姜詩中不見此意豈諱而不敢斥言哉

匏之成也可佩而濟而尚有苦葉則不可以佩也濟之盈也畏其溺人而有瀾其盈則不可以涉也今乃徒步以往涉雖深則以厲淺則以揭尚其慎之哉

有瀾濟盈水方盛而以為曾不濡軌則將徒涉以往矣有鷺雉鳴音相感而若求其牡則將騫飛以赴矣求其牡者求為牝牡之苟合云爾

嗟此配偶之大事而可若是之苟且乎請言昏姻之禮

納采必用雁請期必俎旦皆在河水未泮之時士如歸妻未有不以禮者也

若我之濟也豈敢輕身以往哉濟有深涉必方舟而後濟焉招招舟子人滿舟盈人雖渡而我尚否焉願俟我友以共濟彼徒涉者曷不猛省哉

谷風

衛有棄糟糠而戀新昏者詩人述棄婦之言而深惡之言葑菲上下可食毋取其莖而遺其根夫婦始終與齊

毋好于初而背于終况德音不可以違尤當黽勉同心
及爾同死乎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言無望其送之遠也但薄送于門
畿猶見故夫之意而竟忍相決絕也盖有沈有潰之狀
棄之唯恐不速情狀如繪

淫本清而渭濁之言其始非無知今乃戀新昏而瞽亂
也逝梁發笥言去後不顧私藏遑恤我後并其子女而
莫之恤矣

就淺就深者相時之勤何有何無者安貧之苦匍匐救
喪者相夫之任卹也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其諫之逆耳也德者婦德即首
章之德音也育養也昔恐其養生之鞠窮以及顛覆故
言無不入今則比予于毒而棄之矣

旨蓄所以禦冬而爾之畜我但以禦窮獨不念昔者予
之來墜乎通篇怨而不怒哀絃掉尾餘音如訴當想其
立言之忠厚

式微

左傳荀林父畧狄土立黎侯在衛穆公時方其失國晉方主盟中夏乃不望救於晉而望之衛者流寓在衛急不暇擇也或謂宣公時無可考

式微胡不歸舊說國雖微而未滅尚有可歸之地愚意式微正指衛也衛之式微如此我胡不歸而留此哉國破家亡歸將焉往傷之至也下二句乃以望衛君而深責之

旄丘

狐裘蒙戎與下瑣兮尾兮相應若曰昔之來也猶衣狐裘之蒙戎今則裘敝而瑣尾為流離之子矣黎在上黨壺關縣本處衛西其來奔衛則東故曰匪車不東言昔尚有車而今且徒步也叔伯同姓之稱非以方伯稱衛亦非呼其臣

簡兮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之覩我甚明故賞我而錫以公

庭之爵然雖賞我而不我用是仍以伶人畜我耳此非
賢者之自作也如曰自作則似東方曼倩之自嘲寧得
為賢乎有力如虎禦亂之才執轡如組治民之能美人
而曰西方之人謂西周之盛賢才之得時而駕者非以
美人為文武也山有榛則茂隰有苓則繁如使隰有榛
山有苓而能得其所乎是以望西方之美人而嘆之

萬舞有二一羽舞文舞也一干舞武舞也此文舞也籥
以竹為之長三尺有六孔執籥以左將釋籥也秉翟以

右將舞翟也非右舞而左吹

泉水

歸寧者歸以寧其父母如父母已終則何歸之有後序非是詩亦無終遠父母之意當是父母在以他故不得歸寧如兵戎構釁之類故思之切如是錄其詩所以嘉其孝思也衛女懷歸之詩載馳竹竿與此凡三皆止乎禮義之作

沛水屬東郡濮陽禰無所考樂史寰宇記山東兗州有

大禰溝疑即此禰乃所嫁之國適衛之道

北門

君居南面以嘻臣出北門以憂為君國非為身家也寔且貧能守道也貶謫至而政事日益乃曰天實為之不敢怨其君也世亂君闇守死不變其心彌苦其節彌堅

北風

北門留而此篇去亂邦不居也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爾雅夫身既去國尚何虛徐之有故曰既亟只且赤狐黑

烏禍在目前尚可不亟行哉

靜女

此惜君子不遇于時愛而思慕之故借靜女為喻左傳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其遇主于巷所進皆法物也
以貞靜之女而擬之曰其姝猶干旄之言彼姝也城隅
幽僻非在山林彼其俟我之求之矣愛而不見搔首踟
躕求之未得其道也

靜女其變矣乎而非變也彼將貽我以彤管之法物而

致之于禮度我思彤管之有煒是以悅憚于女美也
莢生于郊野可縮酒而奉祭自牧歸莢尚洵美而且異
我非以女之美而異之也貴其為美人之貽也

解頤新語曰古有鉞管樂管非是今之筆管古以刀為
筆無管

新臺

予讀新臺之詩而嘆人情之賤女貴男莫如春秋時為
甚也以秦穆之方強也既以懷嬴事晉惠復以備勝于

重耳以晉霸之猶存也明知楚靈之挾仇乃送女以為之妃齊景涕出而女吳吳亦以孟子妻魯昭若不計其配之當否而漫以與人國者且既已與之即不計其國之君奪以為妻而瀆亂其天倫也魯惠公奪子息之妻以為妃而宋武弗之問事見史記楚平王奪子建之妻以為室而秦人莫之何降而公孫敖奪襄仲之妻若固有之夏姬嫁八夫而濫淫鄭人聽之夏姬鄭穆公女此宣公奪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齊人聞若無聞哉雖然新臺之作

以情事論之尚不能以無疑夫衛弱國也非楚平可比
齊能殺哀姜之淫必不甘受耻于衛且國君之嫁女送
必以卿宣何敢明目張胆要于中路乎况既欲奪之又
何必作臺于河上使兩國之人耳而目之而自揚其醜
考傳宣公烝于夷姜生急于屬諸右公子為之取于齊
而美公取之以理推之當是先為佞求取于齊右公子
復命于公未將六禮公聞其美乃自求為夫人焉宣姜
未必即是齊公女故齊人以此許其父而公往取之新

臺之作所以悅宣姜而國人惡之故曰要之而作是詩耳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蓋推本言之也夫盈門有爛將與其子行饋食之禮而要之中路加以揄狄直同兒戲當時君雖賤女恐不至于是

二子乘舟

此序與左傳魯詩俱同者然孔疏已疑其不合矣考宣公之立承州吁之後在隱之四年其卒在桓之十二年凡在位十九年宣之烝夷姜而生伋必不在莊桓之世

而在即位以後可知乃其屬右公子為伋求娶于齊則年當及冠在位應近二十年矣若奪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能與宣姜同構急子壽能竊兄之旌以代其死年又長大合前後計之當是三四十年之事乃宣之在位實止十九年也年分之不合如此左氏其可據乎朔與宣姜所遣殺伋之盜必為親信亦豈有不辨伋壽而誤殺之理且夷姜之未縊也為夫人乎抑不為夫人乎為夫人則名不正不為夫人則伋為庶子何以立為世子况

宣姜未取之先宣公不聞別有夫人是庶母也而儼以
為妻子左氏傳聞非實毛公據之與之同失而不知洪
容齋諸人雖辯之而弗詳也按劉向新序曰宣公之子
伋也壽也伋前妻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殺太子而立壽
使人與伋乘舟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與之同舟
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其傅母閱之而作詩云云其
但云伋為前妻之子則非姦生之子可知故立為太子
二子乘舟以壽在不死後乃俱死于齊則情事俱順此

魯詩之可從者

毛奇齡曰史稱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是年州吁殺于濮宣公乃立宣公之生伋當在桓公之時至即位之初長大可娶年分悉合史但稱愛夫人夷姜而生伋不云是莊公之妾則左氏所云烝于夷姜者非也按此即新序魯詩說也但奪取宣姜而生壽亦當在即位之初年方合

詩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瀋卷六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廊

柏舟

序曰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
共伯武公兄也武公在位五十五年當其即位之初年
已四十餘矣世家言武公篡共伯而自立固未可信但

釐公死而共伯立既葬而後死則可知何也父死未葬雖已立不稱君禮也共伯長于武公其死時年亦近五十何云早死共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尚欲奪而嫁之鬢者垂髮至眉被于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現存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鬢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鬢喪大記云小斂脫鬢是也當共伯之死釐公已葬何尚以兩鬢稱之是皆悞也竊意共伯立為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立共姜無

倚大歸于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尚在故曰髦彼兩髦也

柏之為木其心至堅雖為之舟而泛于河不腐也故共姜借以喻其之死靡他之心與泛彼柏舟取義不同

牆有茨

此序但云刺宣姜與頑淫亂而左氏所記尤為可疑按傳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宣姜據傳是齊

僖之女既以不正始復縱淫于後使其庶子烝之不可而又強之是以犬彘畜宣姜俾貽醜于無窮也且曰使之曰強之若迫之以必從者尤非理之所有事之或然也豐坊曰昭伯不可而齊襄強之竟改適為夫婦左氏以其人倫失序故謂之烝蓋襄公躬行禽獸惠與宣姜頑同奔于齊而襄公使之淫亂以為樂雖未可知然予謂戴公文公五人斷非昭伯所生何也史稱昭伯早死若烝于宣姜生子女五人則惠公立後十年尚在何云

早死且此子女五人育于宮中惠公何以稱之不特此也戴公廬于漕齊桓為之禦文公遷楚丘桓又為之封桓之霸也申五命以摟諸侯皆以正身齊家為本豈有立昭伯姦生之二子以亂衛之宗祊即衛人亦不服也宋桓許穆儼然人主亦豈肯取曖昧不明之女為夫人哉且戴與文之立也如據史以昭伯為父是以祖母為生母也如以宣公為父則又以生父為親凡名分之不正莫此為甚獨不為齊桓衛文一籌度之乎竊以昭伯

之烝宣姜事或有之但非齊人之所使齊子戴公五人
或皆宣之庶子不必盡宣姜之所生即宣姜亦未必即
齊僖之女左之失誣可勝指哉

借老

此詩當在新臺後墻茨前宣姜正為夫人之時夫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乃同心唱隨絕不知耻詩人醜之首曰
君子借老刺意已明

嚴華谷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容貌之尊盛中間但有

子之不淑一言而刺意盡見碩人唯述莊姜之美不言
莊公不見答中間但有大夫夙退一語倚嗟之詩但有
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但下一二冷語不露

夫人以承祭為重故首言副笄六珈以法服為尊故繼
以象服是宜委委佗佗行步之美如山之重河之平也
玼兮玼兮承副笄也加副笄則必著翟衣加瑱掃是以
眉之清揚愈顯其皙也天也帝也言其儼居尊位而不
自省也

璫兮璫兮承象服也服展衣裳縞絺夏之盛服益表其
顏之清揚如是之人而稱之曰邦之媛兮愧耶否耶

桑中

左傳夫子有三軍之行而又有桑中之喜是將竊妻以
逃者也蓋以桑中之刺奔指巫臣之竊夏姬非以桑中
本為竊妻作也毛公悞會其旨遂以世族在位相竊妻
妾為說非也依序但云刺奔為正

樂記桑間濮上之音比于慢矣據史記紂使師延作新

聲武王克商師延投濮水而死衛師涓從靈公過濮上
夜聞水中樂器聲延抱樂器以沉因寫之為晉平公奏焉師曠
曰此得之桑間濮上乎然則桑間濮上之音蓋指紉樂
非指此詩之音也

期桑中要上官送淇上其地則一孟姜孟弋孟庸其人
則三蓋淫者一而奔者三一人一事也李厚齋詩所指
為宣姜詩孟姜孟弋孟庸或即其娣然弋與庸明是姓
豈槩是娣媵乎

鶉奔

此詩趙孟明以為床第之言不知伯有之賦此何所取
義豈以祈大國之正已耶楊龜山曰聖人錄此見衛所
以為狄滅之因故次于定之前

定

姜氏炳璋曰詩但言宮室而城郭都邑皆在量度中也但
言琴瑟而器用服物可備知也但言一升一望而朝市
民居已在目也但言降觀而分井授廬有田有宅也但

言夙駕而宵旰之勤可見也但言駉牝而國之富強可知也落落數大端而中興之規模畢見

周公卜瀍澗于東西左氏言山河之表裏皆以地利為本文之建衛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其于形勢審矣衛之亾也以秦之二世非終焉允臧歟

匪直也人承上起下之詞言公之勤于農桑匪直為民人如是也其秉心之充塞用意之淵深無所不到即畜牧之孳息已有駉牝之三千矣

蝮螭

蝮螭地之淫氣傍日以成彩陰干陽也曰莫之敢指者
戾氣在上也序但云止奔古說多指宣姜然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于宣姜不相似

相鼠

此序但惡無禮而諸說並刺宣姜韓詩亦然然衛文賢
君其治衛之詩自干旄而外不多見詩之次序雖有移
亂而蝮螭與此篇恰在定之後干旄之前則止奔所以

防淫惡無禮所以訓俗猶見中興之雅化當從首序為是

干旄

定為文公立國之本干旄則作人之雅化也在郊在野在城國人于干旄一見再見三見也大夫乘四馬初往求賢故曰四之求賢既得並馬以歸故曰五之六之何以告之何以昇之知其必有以報大夫也左傳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干旄之忠告至矣哉言上之致敬

盡禮如此賢者無不獻可替否以致其忠愛者但不知其何以告之何以升之耳美大夫正以美衛文

載馳

一章虛言欲歸二三正言責臣四則明言當控告于大邦發乎情止乎禮義莫夫人若矣意欲大夫之設法以救衛非違禮而徑情也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意許大夫即從夫人之命往齊請救可知

此事左傳年分亦誤按閔公二年狄入衛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夫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云芄芄其麥言采其蟲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衛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耳

視爾不臧我思不閔言我視爾之所謀皆非良圖若我之所思不在遠而在近若齊與宋必不閔而不納也古禮有不可行于後世者三祭之立尸以孫象祖至于

祫禘堂上皆諸孫堂下皆父兄相率而羅拜心何以安
一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以姪娣幼者待年此
春秋之事不可以行二也詳江有記父母既沒雖國破家亡
不得歸省兄弟三也秦漢而下三者皆廢豈以違古為
非哉

衛

淇奧

抑之詩有與淇奧相發明者不愧屋漏不敢射思即切

磋琢磨也質人民謹侯度即瑟憫赫喧金錫圭璧也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善戲謔不為虐也惠朋友繩孫子至
于萬民靡不承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也

聖賢之學治外即以治內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
切磋琢磨于威儀言詞見之可謂善言睿聖

切磋琢磨大學分道學自修是為已事後序言武公聽
諫以禮自防其意亦同要之不外主敬而已詩中語語
有敬字在

綠竹古分為二綠為王芻竹為篇竹王芻莎也篇竹篇蓄也朱子改為綠色之竹是也漢志武帝塞鉅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捷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故多竹哉

考槃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廉其惟隱者故錄考槃與孔叢子合後序刺莊公不能繼武公使賢者窮處疑有本

因澗阿以考室架木作屋謂之槃其中既寬且邁可以
寤歌何樂如之永矢弗告猶云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
道也

碩人

以碩人美莊姜而曰其頡曰教教叙世系以及媵親美
容色而極形容因而喜盈門之有爛道大國之多儀皆
俗情之艷羨非好德之所尚也乃詩人一一侈陳之者
明莊姜之賢不必言即以容貌禮儀姻族觀之亦人情

所共悅而何以不見答于公也

巧笑者笑之情不輕笑也竹竿云巧笑之瑳是也公唯
謔浪笑傲則不樂巧笑矣可互証以見

嚴氏解大夫夙退二句曰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
于公豈吾君疲于政事未暇與夫人相接耶如是則大
夫在朝者且宜夙退無使君勞也其體會細矣愚謂此
來嫁入朝之禮也夫人至君冕而親迎大夫從君命婦
從夫人至于入而行共牢之禮則大夫當夙退矣無使

君勞行禮之勞也詩皆叙其來嫁之事似不必言其後之不見答也

氓

詩人述棄婦之言以明苟合之無終其為戒深矣曰淇曰頓丘曰復闢明著其地曰貿絲曰秋期明著其時蓋詩人述棄婦之言以為當時奔女戒也昔人謂谷風節節是哀氓詩節節是供牒也

此婦之奔方三歲而顏之衰旋比于桑之落者作勞故

耶亦所遷之賄已盡食貧在室以致如是耳彼男子之
來即我謀非貪色盛亦利財多財色去而愛絕可不戒
歟及爾偕老以下追述始奔之語期偕老之如一謂爾
毋使我老而興怨也當無岍無泮長如總角之晏言笑
宴宴乃為有始有終耳其情雖苦而事彌醜

竹竿

序言思歸即歸寧也後序以為適異國而不見答非也
夫適人而夫不見答可以思歸故國乎首以少時閒情

說起明其在家之樂接言豈不爾思言歸寧不得思亦徒然也明人季本以此二句似淫詩而改之大謬

沅蘭

佩觿佩鞶者雖童子也能不以彼為知于我甲于我乎彼其垂帶而恃顏厚有忸怩矣其詞雖曲而有直體若非刺君之詞則指童昏而居上位者言之

河廣

易同人注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謂其嬪妾多雖無子

不出唯犯大故仍用常法耳宋桓夫人之出未知何故說苑載宋襄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則終不可往矣蓋不敢言其母而言舅則夫人似非為淫逆而去故冀以感桓公而反之也夫人河廣之詩當作于此時嚴氏謂襄公之世衛文已遷河南不須渡河其証甚明

詩雖以望宋為言然于桓公無相思之理詩億引宋仁宗廢后郭氏不肯與仁宗私見一事明夫人之不思桓

桓公是也蓋望宋但以思子

伯兮

執殳前驅義當從戎無怨懟也膏沐不施偶居無匹誨
治容也其雨也而日杲杲望雨者無不首之疾我之望
伯猶是矣葦之為言諼也忘也樹諼堂背或可忘憂皆
思婦之言而序曰刺時者刺兵戎之不息也

古說謂為王前驅即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繻葛一
戰夫衛宣從王伐鄭于義甚正詩人何故興刺春秋之

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以証之

有狐

舊說以狐之媚比女之無因而憂人之裳衣其義甚淺且寡婦鰥夫于詩無徵此蓋憂亂之作故序曰刺時耳淇梁孔道之上狐不夜出而晝見綏綏然不復避人妖微也無裳無帶無服民之衣不蔽體則食不充口可知窮困如此亂將至矣皆觸目傷心之語

木瓜

齊桓之封衛衛未有以報也而曰報之以瓊琚報之以瓊玖且車馬器物之遺非輕何以木瓜木李為喻乎詩若曰人生贈遺之故苟其情甚厚于我雖投我以木瓜之微必報之以瓊玖之重匪以為報也蓋欲永以為好也齊之厚我豈木瓜也哉衛之感齊桓也深故其詞如此而所以美桓公者自見

王

王風次序說

王風何以次于邶鄘衛之後也元城劉氏曰王風在邶
鄘衛後者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
即邶鄘衛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東謂之
衛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
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滅之盡以其地封
康叔故邶詩十九鄘詩十篇共二十九篇皆衛詩也序
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列于王之先而仍列為三
國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

黍離

岐豐為西戎所有六七年始入于秦周之宗廟宮室戎之所毀非秦之所毀也大夫行役觀禾黍之離離傷故都之淪喪而民皆封殖耕農因作是詩非但悲宗廟宮室之鬱為禾黍也故首序但曰閔宗周

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斯時其曷至哉鷄棲于埘日其夕矣牛羊皆已下括則今日又不至矣如之何令我弗思

蓋日日期望之詞詩次黍離故序刺平王

君子陽陽

此與簡兮相似彼萬舞而誇錫爵此執翽而樂只且皆舞師也古者樂正之職習舞釋菜興器用樂國之俊秀肄焉干戈羽籥春夏以時非賤職也籥師旒人掌教舞任與國子身閒而業尊聊逍遙以肆志故賢者時出其中秦漢以下俳優侏儒盡入太常房中之樂但以窮聲色娛耳目而興賢育才之地一化為酣歌妙舞之場賢

者豈肯出此哉

房者樂師肄業所居之房也古注以為房中之樂箋疏以天子路寢小寢之房釋之夫路寢法地也樂師可陽陽然執簧以招友為樂乎

揚之水

成甫成申成許不一成而序專言母家者甫許之成因申而連及之也甫與申同在南陽宛縣許在開封鄧州之間與申接壤成之皆以為申耳孔氏謂甫許俱姜姓

故借言之其實不戍非也顧亭林曰申侯之伐幽王之
弑不可謂非出于平王之志當時但知其冢嗣為當立
而不知其與聞乎弑為可誅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後蓋
有所不忍言故錄文侯之命于書錄揚之水于詩其旨
微矣

中谷

此幽王詩也三章皆曰有女仳離是民人棄其室家亂
離莫保情非得已何以重責其夫曰遇人之不淑乎蓋

責其夫愈以憫其女也言外亦若為申后憐者推名菴
簡即益母宜生濕地暎其乾先燥其乾地之推也繼則
得地而脩長者亦悴矣終并下濕之地無一不暎其殆
為宜白之在申喻乎

有兔

後序以此為桓王詩朱子不詳其世考桓王在位二十
三年唯率蔡衛陳伐鄭一事見春秋傳他無所考詩曰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明為平王詩

也幽王之初年周室尚平故生初無為至犬戎入寇王死驪山禍始大劇東遷以後戎患未息平乃覲顏庇仇戍申戍許征役不息非逢此百罹逢此百凶乎免狡而避量孳雉則罹之蓋以自喻也

葛藟

三章皆以終遠兄弟責平王不親兄弟之國而終依母家謂他人父謂他人母愚莫甚也亦莫我顧亦莫我有謂寧使彼之弗我顧弗我有而呼之親之之情彌摯焉

孰知其終不可恃也哉

終遠兄弟之下接云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遠兄弟則以他人為兄弟以他人為兄弟則以他人之父母為父母矣甚之之詞也故三章明言之曰謂他人昆

采葛

葛蔓草也易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蓋苦其纏束以致危動也蕭艾混于香草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彼者彼其君之辭一日不見如三

月兮謂君之于讒人親密之至一日不可以離則去君
日久者能弗惴惴如集木哉黃氏日抄載朱子詩傳新
說仍改為聽讒惜不見其原本

大車

穀異室死同穴守禮之言下二句信誓之詞當是周大
夫聽讒失斷而男女怨恨自誓也序刺周大夫後序以
為不能聽男女之訟按之詩文甚明

畏子不奔者女之言也言我若奔爾則爾仍罹大夫之

法是以畏而不敢也然豈遂忘夫婦之恩而有二心乎
故誓之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中有麻丘

周人惜賢者之去而思之也言陟彼丘中以望田則有
麻有麥果則有李皆子嗟子國之所封殖也遺愛猶新
彼其猶肯施施而來食我而貽我以佩玖乎毛氏以子
嗟子國為留氏父子之名必有所本或曰設為彼國之
留賢亦通若指為淫詞則失之遠矣

詩籀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潘卷七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鄭

緇衣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
不試而民咸服明指上之好賢而言非民之愛武公之
詞也緇衣指賢之任于周為大夫者武公之薦于朝者

也稱其宜欲其久于位衣之敝予則為改製而新之適
子之館見子之勤于職而薄于奉也還則使廩人繼之
粟而授之餐司徒之官以賢制爵使民慎德武公之輔
周如此信能繼桓公之業哉孔叢子曰于緇衣見好賢
之至焉與記正同

桓以陰謀取國後死于犬戎之難召犬戎者申也武公
乃忘父仇而結昏姻至其子莊公首抗王師射王中肩
如是而稱為世德良可寒心然好賢之誠自不可沒

緇衣黑色布衣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蓋諸
侯卿大夫視朝之通服非常朝之服

將仲子

仲子指祭仲也仲之諫莊公也竇啓公以圖段之思所
以惡其踰里踰牆間人骨月也惡仲則刺莊矣折杞折
檀手足相戕之喻父母指姜氏下三句乃莊公飾詞對
仲之言此作于莊公之世故隱而不直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國人之愛段莊之縱之也莊之縱段正以圖段也深心以殘骨肉釀亂以逞雄才惡莫甚焉故不刺段而刺莊左傳段得衆國人愛之意段亦有可愛之事歟不然何以巷無居人也莊公至此蓋若為弗知也者而甲兵則已備矣

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古注謂獻于莊公之所是也從公而田田之大也故別之曰大叔于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述公飾為愛弟之言

清人

春秋經曰狄入衛鄭棄其師其詞蓋專責鄭文之惡高克而并棄其師無人君之道故詩亦無惡高克之意夫狄之入衛患未逼鄭何容先發兵以禦之河文公既惡高克何不逐之乃逆料其不能將師使之棄師而自奔馭臣之道既失而棄師之心尤不可問詩即史也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鄭次國也不應有三軍而詩曰中軍作好者纒葛之戰明有左距右距僭之久矣左

旋右抽謂左軍方自河上以旋右軍復抽師以出河而高克但在中軍作好形其不堪將師之狀

羔裘

羔裘之美大夫詩文甚明序曰刺時者意以刺君之不能用以當國耳曰彼其之子是及其在位而稱美之詞非如後序所云思古以風

遵大路

為君留賢而曰無我惡者是同僚之詞也去國以禮故

行大路摻操也

魏了翁曰魏晉間避曹操諱多改操為摻

操其祛而留之曰

毋我厭惡而不省也君臣之義去就之大禮當係戀我之留子為人君不當速去故君也寔者速也

鷄鳴

明星啓明星也士將早弋而女聽鷄鳴以相告未及昧旦也而士則疑為昧旦矣然明星尚有爛也以是翺翔而往弋鳧雁未散所獲必多矣

唐李華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雁此主酒食待賓客之

儀也載在禮經

弋之多和之宜足以佐飲願偕老之如斯萊妻鴻婦之敬也鼓瑟鼓琴雖樂非耽故曰莫不靜好

知子者士之知己也或同其方而來或傾其心而順或合其志而好以贈以問以報我毋惜此雜佩子毋失此良友有進德之思焉詩人述賢夫婦之相警以戒當時不悅德而好色之多序說是也

有女同車

此固非竊妻之詩但序云刺忽義亦難通蓋忽之辭昏

雖失大國之援而義則甚正考鄭忽先在王所陳侯請以女妻之鄭伯許焉而後成昏忽從父命而可以為非乎陳媯不以色聞又何以舜華為比且詩云孟姜如序所言正是魯之文姜也詎文姜也而德音之不瑕乎淫弟殺夫天下後世之所深惡忽之辭昏幸而免為魯桓若詩人反以刺忽此聖人之必刪無疑者也或曰鄭昭之取陳媯也在隱之八年是時未聞齊欲以文姜妻之及桓之六年昭公率鄭師以敗北戎始有請昏之事昭

公辭而祭仲勸之昭公不從爾時文姜歸桓業已三年似忽之辭昏者別有一孟姜而非文姜也抑知昭之娶陳媯時已十年矣尚何以請昏為哉總之左氏記載前後舛訛毛公但據祭仲勸忽一節以之解詩斷不可訓也此刺當時親迎者不悅德而好色之詞孟姜不必定有其人親迎未知何指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旗賦此取其德音之不瑕詩意甚明

唐李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

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載在禮經汝其記之今禮經無此文然必有所本要之此非淫詩益明

扶蘇

此合下三篇固非淫奔之詞但序云刺忽亦復可疑箋疏以狂且狂童皆指昭公夫昭之即位年非童幼遭家多難不狂不狻詩何以云然乎朱子初說疑指厲公然屬與昭年正相近亦不當目以狂童或指祭仲則仲實老姦非童也嚴氏泛指昭之執政似為近之然昭公執

政自祭仲傳報外不聞別有何人且立未一年即出奔于衛四年始得反國又二年即已遇弒豈其別有親近寵昵以致悞國喪身歟皆無可考此詩為刺臣之詞甚明但未知的在何時

范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與橋松在隰則荷華之與游龍孰為美孰非美宜若易辨今所用之人乃狂狡之童而子充子都之美反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二章皆賦而此也子都莊公時人子充不知所考大約亦美士耳

以子都子充比狂且可知是少年不更事之人

蕻兮

風吹槁葉君危于上予倡汝和臣比于下如燕雀之處
堂而不知厦屋之將傾詩人故代為之懼且危焉其詞
似近于刺忽而忽之時事亦無所證

狡童

此與扶蘇如出一詞蓋疾其君所用之人心皆叵測君
實被其煬蔽而不勝憂憤也彼狡獪之童始與我言且

食今則否矣我豈不能去此而他適哉維予之故徘徊繫念使我不得食與息兮予者指其君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以鄭事考之若在晉楚爭鄭之時似為近之當時鄭連歲被兵民不堪命子駟當國謀之不臧故思大國之正已也涉溱涉洧意在從晉不我思而就他人方從晉而又從楚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鄭之不安其國者凡四五年皆子駟之本謀故斥之曰狂

童之狂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太叔賦此詩宣子曰起
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鄭若從晉必無不急鄭之
理似非他處斷章可比

丰

男親迎而女不從春秋多有此事坊記曰親迎之禮舅

姑承子以授壻

此舅姑是
女之父母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

詩蓋述女之不就親迎而中悔之者男行而女不從昏
姻之道缺是亂常也故序曰刺亂

親迎之人容則既丰且昌服則錦衣而襲裳其禮之恭則俟乎巷俟乎堂尚何不足之有而父母乃不予送不予將能無悔乎不曰悔不送予而曰悔予不送者婉其詞也女嫁而送之門者父母之事乃又曰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者言此時叔伯在旁何不勸而使駕乎悔之至也聖人錄此以警當時之類俗猶坊記之意也

東門之墀

東門之外移居者新除地以為墀而樹之嘉粟始則茹

慮之在阪今已室家之有踐雖其室邇在東門而其人已不可長見矣我豈肯忘情于爾乎但恐子之棄我而不我即也有踐家室言其治家之有條理詩無褻詞明是賢人去位高隱而詩人企慕之如此與下篇風雨相似

風雨

序曰思君子也風雨晦冥之時忽覩君子之光幸何如之難戒旦而天將曙苟君子出而仕人之國世必將治

矣蓋望其出而勸之也或曰雞鳴在風雨之候昏旦庶乎可分君子治濁亂之政時事庶乎清明既見而云胡不夷未得見也其思深其詞曲二說皆長

子衿

青青學士之衿昔之被此禮服以遊于庠者今則悠悠我思矣絃誦久輟學舍空存我縱以失教而不往子寧不可重加振作繼嗣昔日之好音乎我者代為學子之言子以指其上也

挑兮達兮非復青衿之舊矣登城闕以遨遊念人才之
可惜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以被兵之故然明欲廢
學校微子產則庠序鞠為茂草然究不得延師儒而勤
教育也詩人是以傷之

揚之水

水無物不流而揚之使流雖東楚之輕亦暫流而旋止
喻懦弱之主不可扶之使強也不信兄弟而信廷言危
乎殆哉序以為刺忽之詩似或可從

出其東門

東門之女非不如雲如茶皆匪我思存也縞衣綦巾守
貧聊以自樂人之慕冶容以喪節操者曷弗省焉詩意
甚明序以為五公子爭兵民人思保其室家則以禁戒
人之乘亂以奪人室家者于義亦通但語意和緩似不
類閔亂之詞

此所云茶茅秀也與以薺茶蓼之為秀草誰謂茶苦之
為苦菜不同

蔓草

蘇頲濱曰鄭人困于亂政感蔓草尚得零露以生而自傷其不及也思得君子以被膏澤庶幾邂逅遇之以適我願故子太叔賦此詩而趙文子美之以為吾子之惠意取于此夫子與程子傾蓋相歡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明非述淫詩也

溱洧

冰渙蘭榮正桃花水下之時而溱洧之遊治士女之譔

浪如此風俗之敝莫斯為甚然所謂同遊之士女亦當
是平日素相狎習之人非水濱雜沓無端目成而采蘭
贈芍各隨所愛以奔之也詩人直叙之而義自明夫子
次第之以為鄭風啟旨深哉

詩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潘卷八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齊

鷄鳴

蒼蠅之聲何以誤聽為鷄鳴如曰夢寐則非賢妃戒旦
語矣蓋鷄本未鳴而促之曰鷄既鳴兮且非但鷄則既
鳴蒼蠅已將作聲矣可安寢而怠朝哉

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言若非東方之明豈猶是月出
之光乎促之愈迫也三章蟲飛覺覺正是蒼蠅之聲皆
設為之詞以形容賢妃戒旦之殷齊之賢妃無指故序
曰思古也

季子稱齊風泱泱表海今存者十一篇而齊襄文姜之
事過半意其遺佚多矣

還

齊人好田獵而不務本業急功尚詐皆上之所化序曰

刺荒後序指哀公或亦有據乎以子之還且茂遭獵者于道揖而稱之曰獵曰好相習成風雖士人亦不為非矣非特獵者之互誇也

著

親迎之廢于春秋久矣隱二年經書紀履緌來迎女君不親至而遣大夫譏之也當時視古禮為可廢故魯哀疑冕而親迎為已重乃齊人猶行俟著俟庭俟堂之禮其充耳猶依古飾獨廢親迎而不講詩人見而惜之曰

此貴家之昏也何以祇有道婦入門之禮而不見其親迎乎其意甚盛夫子亟錄之以警頽風也

詩記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先歸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者俟于門外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升自西階時也壻道婦以入每節皆俟之集傳節錄呂氏原說太簡故詳錄之

充耳塞耳即瑱也懸之當耳故曰塞耳以素以青以黃
謂以三色之絲為統以之懸瑱統者繩也繫瑱于衡衡
附于筭衡所以維持冠也筭者簪也所以固冠卿大夫
親迎與助祭之服同其服冕士弁冕弁皆有筭有衡有
統垂于耳之兩旁故曰充耳瓊華瓊瑩瑩皆石次玉
者唯諸侯得用真玉尚者尊尚也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刺衰之詩今味詩意似指小人在位朋比構結

詭譎行私之狀履我猶言躡我左傳履士會之足于朝是也日方升東妹子入我室而履我約之相就月之升東在我之闔履我而速之行朝期暮約行徑如繪若作淫奔解則太褻

東方未明

荀子曰君命召顛倒衣裳而往禮也

釋詩祇此三句

何以刺為

曰非常朝之日也雖非常朝東方未明而召臣亦其常也何以刺為曰非軍國之急務朝令暮改使人臣奔走

之不違也未章言折柳以為樊圃雖狂夫尚瞿瞿然不敢以踰況人主在上而急以召我而不能辰夜不夙則暮怨之深矣

南山

此桓公與文姜入齊之始齊人知其淫亂而惡之也諸家疑文姜未嫁早通于襄故來齊以續淫按桓以三年迎姜齊僖親送于謹愛之也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至十八年始與公如齊似其嫁時襄尚少也毋論其從前有

無通淫而至此則已章明內外矣

據史記是私通在前及同桓公來齊後通

或曰諸侯之女歲一歸寧齊僖卒于桓之十四年計其歸寧十餘次矣其與襄通當在歸寧之日然春秋于夫人之歸寧皆謹書之而文姜則無考春秋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三年魯會紀侯鄭伯與宋齊衛戰意者齊僖與魯絕好故不歸寧歟然則雄狐之綏始于濼未可知也

葛屨賤服而下有五兩之多冠綏尊飾而上有成雙之

美貴賤各有匹偶如此魯道有蕩齊子既與桓公為匹

偶而庸止于魯矣既曰庸止曷又從公而來齊乎

葛屨曹粹

中取周禮屨人命夫命婦之說其義亦長

甫田

此詩朱子以總角牝突而弁不似襄公故不從序而泛指時人然襄無禮義而求諸侯明見春秋傳中故詩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當是刺襄公初即位之事田甫田而秀驕驕無思遠人而心忉忉言憂不在諸侯而在

蕭牆之內也婉而孌哭而弁君其猶有童心矣童而妄
求其不至于殆也幾希

盧令

以盧與人對舉以美且鬢美且髻與重環重鉤對舉賤
之也人者從禽之人荒于禽者不仁而曰美且仁刺上
下之交荒也

敝笱

敝笱雖刺文姜惡魯桓而取義莫大焉當時王綱廢弛

天下無霸法之敝甚矣襄與姜姊弟宣淫殺其夫而往
來無忌網漏吞舟之魚莫之誰何此敝筭之所以興嘆
也讀詩者當知此意

載驅

莊之二年姜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
如齊師七年會于防又會于穀凡五會焉發夕而成宣
弟翺翔而恣遊教詩人直叙之以垂惡于萬世可畏矣
哉

猗嗟

此以嘆美為諷刺也縱其母以宣淫而反以譽之美之
益無地可容矣射則滅兮儀既成兮曰則曰既愛之惜
之不啻嘲且笑之結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責其當復
仇雪耻張弓挾矢以報乃父于九泉也然而莊且聯姻
于齊矣

魏

葛屨

履霜者早行之苦而糾糾葛屨亦著之以履霜縫裳者
婦人之職而織織女手亦率之而縫裳可謂勤矣且其
所縫之裳非常服也先其裳腰後其棘領是好人之服
也以未嫁之女而縫此裳風之勤儉益可見矣

是好人者服是要褙之服往嫁而入親迎之門宛然而
行左辟之禮其所佩之飾則以象為掃提提然其安泰
是貴家之昏禮也乃其所服之裳又不過要領之粗具
而已蓋其家非不可以備禮而故為是不備是褊心也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民間有是風俗而不能致之于禮教在上者焉得辭其咎哉

好人者少好之人左辟者婦入門而婿揖女不敢當尊而辟之也象掃尊者之飾女者未成婦之稱 婦人三月而廟見是無舅姑者也若舅姑見在則質明即當贊見矣然必三月助祭始克成婦孔疏甚明而朱子悞以凡婦皆必三月廟見乃見舅姑不可不知

汾沮洳

此非但刺儉也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躬自采桑采莫
貧亦可知君不惜同姓為之重其祿以至於微弱是以
為刺

或曰汾水沮洳尚有莫有桑可采喻賢才何地無之彼
其之子美如玉美如英而棄之草茅亦異乎公路公行
以儉嗇而居高位者矣此義亦長

園有桃

桃與棗皆落實于秋

棘即棗也

詩人憂其國將為他人所取

故托以起興魏小而逼于晉知其必為晉并也實之教
實之食言隕落即在目前不知戒者謂我士也驕曰子
之所言其指彼人耶何乃至于是乎舉國夢夢若燕雀
之處堂心之憂矣如之何勿之思

陟岵

陟岵之垂戒有三焉知父母之愛我如此則昊天罔極
之恩當時切于心一也二親遺體登陟不可不慎二也
知人之愛其子思其親如是則驅之死亡鋒鏑而不顧

者必拂人心而干天和三也嗟予子行役其說亦有三
陟岵而懸揣父母之念我知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一
也憶臨行之叮囑涕泣宛在目前二也猶來無止言無
止息于王事不以私害公三也

十畝

此述賢者之招隱以刺時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
者兩之也行與子還兮兩人也蓋辟地者招其友同往
居之

伐檀

孔叢子曰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文選注引張
揖之言曰伐檀刺賢者之不遇明王也皆與序合

伐檀而寘河干以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也河水清
且漣漪為輪為輻將安所施為問厚祿之人不稼不穡
而胡取禾三百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食人之食
者憂其事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亦顧名而思義哉自
首二句以下皆詰責之詞以見賢者之不然

碩鼠

碩鼠指當時為君聚歛之臣非以指君三歲貫女惡其重歛欲去而適他國也凡賊民者謂之蝨苛民謂之虎苛而貪謂之狼貪而狡謂之鼠

唐

蟋蟀

季札之美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即蟋蟀一詩可以見之歲晚務閒不圖休息瞿瞿蹶蹶動目

驚心豈非思之深而憂之遠歟故孔叢以為見儉德之大也序刺晉僖說者從而為之詞謂僖公局促鄙陋詩人欲提策其精神開廣其志意為挽回國是之計考僖公即釐侯世家無事實詩譜言其儉不中禮甚嗇愛物亦與詩不類

蟋蟀居休力田奉公之勤也今我不樂飲蜡伏臘之歡也無已太康制節謹度之美也蓋耕田鑿井之風猶有存焉者故稱之曰良士翼翼良士蹶蹶言外一無刺意

當以集傳為正

山樞

詩以鐘鼓衣裳為諷明指人君苟安怠慢而言非與前篇對舉作曠達之言也究其死矣他人是愉儉嗇無禮已在言外蓋借其儕類以刺其君耳衣裳車馬之弗用則車服悉為虛設鐘鼓琴瑟之無聞則宮懸俱屬空陳禮崩樂壞斤斤焉吝嗇守財何以立國此非刺晉昭微弱之詩當是上篇刺僖公之序經師失其傳而悞移之

者

揚之水

此序與史記合而朱子從之者嚴華谷則云此晉昭之
臣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微詞
以泄其謀欲公之早為備也其說尤長夫曲沃自桓叔
至武公竭三世七十年之力僅遂其心皆文侯乃心王
室其遺臣不肯易心之故也昭公何以不省哉

石在水中隱而不見揚之水則鑿鑿其在目矣以興曲

沃之君臣陰謀暴露也素衣而緣以朱人君之服彼皆
願桓叔之衣是衣而相從于沃此潘父諸人之私語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樂述此輩祈望之切事不旋踵而見
矣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桓叔之命也

椒聊

沃盛則晉危故詩人憂之如此是時晉尚不甚微弱圖
沃正及其時矣碩大無朋狀貌之異篤者計謀之深條
喻其子孫之多條益遠則實益繁尤可慮也

綱繆

序云刺亂未知何指若依詩之次為說此篇在揚水後
杖杜前似屬昭公之詩但杖杜刺昭公不親兄弟而為
之危究未遭桓叔之弑其在位七年亦無兵亂何云刺
亂乎此詩當是桓叔與莊伯歷年構兵篡弑之事詩次
之紊豈可一二數哉

三星有二一心也一參也古之戶南向參在戶是孟春
心在戶是孟夏毛傳主參鄭主心當從毛

束薪所以為燎束芻所以秣馬楚薪之翹也婚姻之所
用綢繆纏束為時無幾俄而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為之幸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即東山其新孔
嘉其舊如之何之意子者男女之通稱嚴氏首章指女
子二章並指男女三章指男子

杖杜

樹無葉則萎人無助則顛杖杜之葉滑滑如此可以人
而不如杖杜乎獨行之踽踽豈無他人之可助但不如

同父之切也嗟彼路人胡不與爾相比洽焉人無兄弟胡不思其無伙焉言同姓者兄弟之變文也

春秋如宋衛楚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三家雖不道亦未篡國齊用田氏晉用六卿而皆亡不親兄弟之証也或曰此刺獻公也獻殺羣公子殺富子殺游氏二子以士為為密勿之臣是不親兄弟而親他人也亦合晉事

羔裘

羔裘以豹為祛為裘乃大夫之常飾望而知其可畏焉

若曰彼之執法以治我民人者自我人之居居究懷
惡不相親附故耳人懷二心已久豈無他人可歸但以
子之法密而不敢耳序云刺時未知何指後序指昭公
無可證

鴉羽

詩曰王事即晉事也晉自昭侯以後與曲沃兵爭不息
無暇勞于王事而王則為晉勞兵者二桓王二年莊伯
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一也十六年曲沃誘小子

侯殺之王又以兵救晉二也豈周師在晉因妨農失養而作此歟夫晉之立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也皆稱王命則其與曲沃相拒亦稱王事可知周人在晉而作詩與晉人勞兵而作詩一也

鵠如鴈而大無後趾連蹄性不止樹止則樹為之枯今乃集于苞栩者其飛肅肅疾甚而不得不止也苞栩乃叢生之木鵠之不擇而棲不得其所也凡詩言鵠羽其旨皆同

豈曰無衣

侯伯七命天子之卿六命武公使大夫請命于周也假
衰微之命服以飾篡奪之惡名他日韓趙魏之分晉與
田氏篡齊皆襲其故智此春秋一大關係也

武公之請命名為尊王而詩人述其請命之詞即不啻
大書其篡奪之實乃序曰美武公也春秋之法綦嚴國
史何以昧此大義序之失傳莫多于唐風朱子辯此審
矣

秋社

武之篡立小人附而君子或不肯仕焉當其新立之時
度必收召人心求賢以自輔故為之詞曰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然君子其遂肯輕以適我乎

葛生

晉自武公以後用兵之多未有過于獻公者序以為刺
獻是也古注及程子朱子皆不作悼夫之巨而嚴華谷
獨主以為說今玩詩文意尚和緩異于寡婦之噍殺其

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則唐人所謂其存其亡家莫聞知者殆彷彿似之

葛生蒙楚蔽蔓于野無可附也苟予美而亡此誰能獨處而長此畢世子予美猶言予之美士指其夫也

苟予美而亡此也葛之蒙楚者將蒙于棘蔽之蔓于野者將蔓于兆域矣枕之粲衾之爛始嫁之陳設宛其在目安能守此長夜而獨旦乎

莫長于夏之日莫永于冬之夜而倏已逝矣人無百歲

身終必歸其居不如早死以相從婦之志良可悲矣

采苓

序曰獻公信讒是明為申生作也苓隰草也采苓而在首陽之巔欺誑如是其可信乎人者指驪姬而外之明告公之無信其欺也舍旃舍旃異其舍申生之罪而徐察之也人之為言胡得焉言驪姬處深宮之內申生與人謀議之密言何由得至其耳以告于君蓋優施教姬之語隱然亦在言下矣詩與國語正可互證何諸家未

有及此者也

詩審卷八